

繪圖一士二續彭公案

Q-H-2
b

第十一回 用火攻官兵獲捷 施冷箭逆首成擒

詩曰 與亡治亂本無常 何事同胞反自戕 從此聯盟和議

萬民歡頌樂平康

話說富金鑾見那些官軍步步退後。不覺心中大喜。喊一聲。二弟快隨我走。咱們乘此殺出去罷。說着掄起雙刀。直向官軍亂砍。此時庄外的護庄濠溝早被官軍另砍了樹木搭起一座浮橋以便來往行走。兩個賊人早就遠遠瞧見。隨大叫一聲。讓我者生。攏我者死。爺爺去也。這聲未了。就見他們兩般兵器好似雨點一般。真个黑水也潑不進去。這班官軍果然紛紛閃開。齊向二面退讓。更因那火勢冲天。熱氣薰人。眾三軍個個立不住腳。並且各人又不能睜眼。因此益發攔擋不住。兩個惡賊一見有了機會。更加歡喜異常。登時抖擻精神。乘着這不當兒。就此一頓亂殺。當然被他們殺過橋來。此刻楊參將緊緊在後面追趕。一見兩個賊人殺過吊橋。心裡這一急非同小可。暗想先前那五個賊寇已被他們殺了一路血潮。不知逃往何處。大約這兩個定是富家甸的賊首。若再被他們逃去。那就還了得。咱們豈不是白費一場苦心麼。正在心中着急。猛聽前面喊了一聲哎呀。接着又是撲通一聲响喨。就見許多的兵丁。隨然一个一个的拍起手來。好像是快活非常。楊參將倒唬了一跳。自己一時寃在摸不着頭腦。那知再一細看。只見前面逃的兩名賊寇。有一個已跌落水中。只是兩手亂搖。眼見得掙扎不起。還有一个。屍首已躺在地下。動也不動。分明已是烏呼哀哉了。看官。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因為其中有段情節。待小子細細表明。列公自然明白。原來當時官軍大隊進了富家甸。先將庄房四面拋了硫磺焰硝等物。又引了火種。彼時林巡撫的公子林文魁却領了一隊軍馬。正在吊橋迎面把守。心裡本是防備有賊人逃走。就好乘勢捉拿。後來見才成海亮等三個賊人果然冲殺出來。奪路逃生。林公子就想上前抵敵。怎奈仇天寶等都拼命惡鬥。奮不顧身。公子見他們這樣情形。明知這班賊寇萬分情急。定然鋒勢莫當。自己又想起窮寇莫追。本是古來的成語。不如暫時放他一條生路。料想他們隨後也斷斷不敢再來。因此公子立定主意。反向旁邊閃開。任憑他們自去。等到三个賊人已經走遠。公子這才招呼手下人。重行把住橋口。防備再有賊党逃生。這才當兒。却好那本坊地保劉六。又帶領附近的保衛團丁。一齊趕

來帮助官軍剿匪。公子心中甚是歡喜。當時也不及細問。只令眾團丁各按方位。把守要路。准備拿賊人的黨羽。那知才吩咐已畢。可巧富金鑾弟兄兩人都殺過橋來。早被地保劉六遠瞧見。忙向林公子稟明。這就是富家的兩個賊首。公子聽了這話。益發加意留神。隨令衆兵丁拉起絆馬索。自己一面拈弓搭箭。觀定賊人的頂門。先用一箭射去。本來林公子習了几年武藝。學得一手好箭法。真有百步穿楊之能。却好富金鑾正在當先開路。两手舞着鋼刀。只顧招架兵器。心裡又防備後面有人追趕。那裡還顧到別處。更不料迎面有冷箭射來。這也算惡賊的報應。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林公子這一箭射到。居然不歪不斜。正中他的腦門。自己只喊了一聲哎呀。登時翻身栽倒。死于非命。後面富金山猛然吃了一惊。不知哥哥何故跌倒。正待凝神細看。不防林公子又是第二枝箭來。可笑這惡賊也算伶俐。一聽得弓弦聲響。自己心裡一慌。也不知怎樣躲閃是好。急忙中竟自用手來接。請教這鋒快的箭頭。任他通天的本領。那裡會這樣湊巧。就能用手接住。因此這枝箭剛剛正中他的手心。可憐金山一時疼痛難禁。就此身子晃了兩晃。撲通一聲栽下濠溝去了。這些官軍一見林巡撫的公子。有這樣武藝。一个个心裡佩服。又因兩個賊人一先一後的栽倒。所以眾人更加歡喜。忍不住都拍起手來。此時楊參將見這樣情形。也是又驚又喜。並不緝是林公子幹的這場功勞。連忙趕過橋來。再一細問。方才明白。楊參將更是歡喜不盡。這邊早有几个官軍。一齊跳下水去。先把那富金山拉了上岸。又拿几根麻繩。四馬倒攢蹄。捆了个結。林公子便押着後隊。吩咐手下兵丁。且把這匪徒解回大營。這裡楊錦龍袁春圃。又同几位都司守備督率衆三軍。再來搜捕餘黨。只見富家甸迎面。一帶的庄房都已燒燬。乾乾淨淨。天上火鴿子亂飛。地下已成了一堆灰燼。這樣情景看來也覺可憐。各官員忙令衆軍搜滅了餘火。然後再向四處搜查。那知尋來尋去。連那荒塚坟塋。以及深樹林裡。全找遍了。是不見一個人影。後來細細打聽。才知那些庄漢。及一班無賴亡命之徒。在起火時。各人都已乘勢逃走。一个也不曾動手。文鋒官軍裡衆人聽了這話。不覺暗暗發笑。明知這些匪賊都是烏合之眾。毫無道理。大眾只得就此回軍。不多時來到大營。衆三軍各歸隊伍。一班大小官員齊到中軍。少不得又向林公子誇獎一番。無非稱讚他的武藝。此時富家甸的賊寇已平。各人心裡好不歡喜。當晚大家休息一夜。到了次日一早。楊參將又重賞了本坊地保。然後

才傳下號令。只聽三聲炮响。官軍大隊就此拔營啟程。所有附近的保衛團。自然各回汎地。不消多說。大軍抵到陽曲縣。早有捷報傳入縣衙。那知縣李孟英。聽得官軍奏凱班師。又因地方上除了匪患。心裡更覺歡喜。自己連忙整好衣冠。帶領從人親自出城迎接眾官員一一相見。當晚就在行營排下筵席。彼此飲酒賀功。席間又議論一會剿匪的情形。大家十分高興。那知眾人正在歡呼暢飲之際。忽見守門軍帶進一個人來。雙手呈上一封書信。交給林巡撫的公子過目。林公子接來一看。登時就見顏色更變。正是 方幸捷音初報到 那堪平地又生波 毕竟林公子接到這封來信。究竟是何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林文魁善承父志 白雲姑指迷前因

詩曰 兩軍奮志各圖強 何事調人勢亦忙 贏得小民齊怨恨 道途奔走倍心傷

話說眾官員正在席間暢飲歡呼。陡見守門軍引進一個人來。雙手遞過一封書信。交給林公子過目。那知公子展開一看。登時顏色更變。不由的惊慌起來。眾人見此情形。甚是詫異。忙向公子追問細情。才知來的這人。却是林大人貼身的伴當。今日因奉命特地送家信前來。眾人才算畧畧放心。林公子因將來信遞給眾官員。睄着大家細細看了一遍。方曉得林小姐鳳姑。忽于本月六日夜間。單身出外。至今未歸。看公子急速回省。餘外並無別話。當下眾人看了這封來信。也不知其中是甚情由。那個敢朝下細問。只得草草用了酒飯。各人就此散席。到了天色黎明。李知縣也就告辭回衙。這裡公子林文魁便全家丁先行動身。隨後楊參將等。帶領各官員押解盜犯富金山。一齊陸續啟程。話休煩絮。當時林公子連夜趕回省。先進內署。見了父母。稟明剿匪情形。然後才問及家事。林巡撫因歎道。難得爾初次立功。竟能剿平匪患。可喜可賀。只是爾妹。不知因何故不辭而去。臨行曾留書一封。據稱投奔彭公的大營。殺賊立功。並未提及別事。至今爾母日夜思念。朝夕不安。因此差人喚爾速回。究竟此事怎樣辦理。我覓有何意見。不妨說出以便斟酌行事。公子聽了這番說項。心裡暗暗打算。明知姐姐的用意。定是好勝心重。以為自己有了這身本領。要想幹出一番事業。將來學个巾幘英雄。此外斷無他意。再則彭大人那裡却狠有几个豪俠女子。曾記爹爹當日平寇回來。也曾說過什麼李氏姊妹。孫小姐等人。都是女中豪傑。勝似鬚眉男子。多分他是留意在

心。此番前去，定是投奔他們無疑。大約彭大人也必然收用。决不致有意外之虞。咱何不如此如此。先勸爹爹一番。好使二老放心。隨後再請命趕往河南。到彭公大營，相机行事。或者也在那裡隨營立功。跟隨彭大人幹些事業。有何不妙。此時公子划算已定。因即躬身稟道：這件事爹爹儘可放心。想鳳姑姐既有此武藝。果然他是投奔彭大人行營。料想後來定可幹出一番功業。也不枉爹爹傳授一番苦心。所以孩兒細想。此事倒無須過慮。待稍停几日。孩兒再往河南去走一遭。那時稟明彭大帥。然後再計議不遲。林巡撫聽他這樣回答。心裡也明知小姐有此本領。無甚妨礙。況且彭大人營中頗有一班男女英雄。不如暫時由他前去。再作道理。當下父子談論一會。林巡撫反向夫人勸說一番。無非令他安心候信。不必掛念。過了兩日。楊參將等各官員已將富家甸的盜匪押解回省。少不得來轅稟見。報告詳情。林巡撫先向眾人慰勞了几句。一面公服陞堂。着將該匪富金山提到。畧問數語。隨令楊參將帶領衛兵。即將該犯押赴市曹。罵首示衆。那些滿城的百姓。聽說富家甸的賊寇都已一律剿平。各人好不歡喜。從此什麼浮山文水太谷等縣各處的盜匪。提到彭大帥林巡撫兩人。無不個個寒心。人人喪胆。地方上也就漸漸承平。此時林大人既將匪首正了國法。少不得另備公文。申報彭公。一面具摺進京。保奏各官員。請旨嘉獎。有功將士。這也不必細表。看官們諒該明白。著書的止有一枝筆。不能寫兩處話。究竟林小姐怎樣單身出門。還有那白雲道姑。怎樣下落。小子應該乘此交代一番。免得列公疑惑。原來林鳳姑小姐。自從那日留住白雲道姑。師徒們終日練習武藝。講論劍術。一個是盡心傳授。一個是專意誠求。却好公子文魁又奉命出去剿匪。所以小姐後樓從無外人足跡。更沒一點煩擾。因此格外容易收功。等到林公子剿平富家甸。那時小姐一應的武藝。都已件件學成。這天白雲道姑。因向小姐告辭。要往別處雲游。鳳姑自然再三挽留。白雲姑便笑說道：賢徒不須如此。可喜你武藝成就。眼前便是立功之日。照為師推算。大約相見之期。亦不過遠。惟望前途保重。隨後再暢叙不遲。小姐聽了這話。心裡更覺惊疑。忙問師父。究竟眼前何處可以立功。弟子愚昧無知。務乞恩師指點明白。白雲姑被他追問不過。只得低低說道：目下平南大元帥彭朋。正在河南虞城駐兵。不日就要征剿龍門山賊寇。此人耿耿丹忱。莫是忠心為國。賢徒果然前去投奔。更有李氏姊妹翠桃翠鳳。及孫寶珠等人。都算巾幘男兒。齊在行營效力。賢徒此去。何愁不顯英名。這

句話林小姐猛然提醒。自己又觸動心事。暗想目前本想潛往富家甸。預備殺賊立功。只因師父前來。以此耽擱。現在富家甸已有官軍去征剿。難得有此機緣。咱何不去走一遭。豈不大妙。鳳姑此時想定主意。不覺滿心歡喜。當先向師父叩謝一番。也不勉強挽留。師徒們只叮囑了後會的日期。白雲姑又贈他一口寶劍。再三珍重几句。無非勸他各事謹慎。小心不可自恃本領。小姐自然一一答應。隨喚芸香春霞。兩個使女備了素齋款待。師徒又談論多時。直到三更將近。白雲姑方才起身。自回孟津縣白雲嶺去了。這裡鳳姑小姐獨自一人。心中好不悽慘。想起自己一時單身出門。未免拋擲父母。遠離家鄉。更兼八字未回。姊妹又不曾話別。因此心裡越覺難受。只得背着使女。流了許多珠淚。然後取出文房四寶。拿了一幅花箋。提起筆來。寫上几行。便將自己的心意。以及今日投奔去處。隱約說明。好叫父母放心。收拾已畢。交代兩個使女。這才和衣而卧。藉此養歇精神。直到次日天晚。挨至二更時分。林小姐方找繫停當。內穿緊身衣。靠外罩大衣。帶足了盤纏銀兩。又將那口寶劍。隨身藏好。結束齊整。就此瞞着了環。輕由後院牆躡身出去。此時外画天色已經不早。林小姐施展輕功。一路穿蹦跳跳。先走僻靜街巷。繞了几轉。又恐被人瞧見。反為不妙。隨又躡身上房。如履平地一般。真是半點聲息沒有。不消片刻功夫。早已越過城樓。來到城外。小姐抬頭一看。只見半天裡月色濛濛。四野人聲寂靜。但聽那些村莊上犬吠的聲音。景象十分悽慘。小姐心中也覺有些難受。無奈事已如此。只得把心腸一橫。直奔大路行來。正是 俠女立心能報國。英雄奮志展鴻圖。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迷路徑悞入尼庵

酬志願虔拜神像

詩曰 堪歎光陰一瞬中 辛勞往事掛心胸

那堪回首重思想

今昔風光已不全

話說那林鳳姑小姐。當夜捱了那兩個了環。留下一封書信。獨自一人出了後苑。施展那夜行的功夫。果然真个快速。不消半個時辰。早已出城。走了十數里路。小姐心中一想。咱一時負氣出走。並不曾向人問明路徑。到底住河南虞城縣。不知走那一条路是好。這時夜靜更深。又無處尋人指點。這便如何是好。小姐却是藝高人胆大。暗想憑咱這一身本領。即便走遍天下。還怕甚麼阻攔。自己打定主意。就此一直向西行去。那知这条路乃是往川中的大道。

小姐不知就裡。直走到天色微明。離古田縣已有四十餘里。此時小姐腹中有點飢餓。要想趕個村鎮。打了尖再走。不料一會功夫。只見那四面陰雲密佈。一陣陣涼風颼颼。早已紛紛的細雨。直落下來。眼看那雨益發落得大了。林小姐心慌意亂。睜眼見前面有帶圍牆都是用紅磚砌就的。彷彿是一座寺院。心裡一想。不如趕去歇息片刻。等住了雨。再說主意想定。就此洒開大步。直向那紅牆的地方趕來。不多時。早已走到。但見那廟門上有五个大字。是勅建準提庵。小姐當時進了廟門。見裡面大殿上。打掃得乾乾淨淨。當中有座佛像。乃是新塑成的。兩旁還有許多的神龕。四壁上都是懸的匾額。無非是有求必應。心誠則靈等字。小姐信步走上大殿。但見神案當中。擺了一個蒲團。兩旁都是拜墊。左右二面。排設的禪床。小姐一看。心裡不覺肅然起敬。自己隨即走向前來。倒身下拜。一面又暗暗祝告道。弟子林鳳姑。今日奉師父之命。前往彭大帥行營效力。伏望神佛念弟子一片真誠。暗中保佑。倘能日後功成衣錦榮歸。自當虔心還願。重修神像。再塑全身。祝罷。站起身來。又在那兩旁神龕之下。拜了四拜。方才立起。就此向旁邊坐下。見那外面如傾盆一般的大雨。眼見得今日走不成了。怎奈腹中又十分飢餓。心想這座庵裡怎麼無人侍奉香火。這半天怎不見一個人出來。正在狐疑之際。就見有两个小尼。由東首角門出來。手裡打着雨傘。嘴裡還叽叽咕咕的說道。他們只顧享福。這般的大雨。還叫咱們去抬水呢。想他出家人。總要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不該有這些舉動。難道咱們就不是人麼。照他們這樣行徑。只怕日後也沒有收稍。想來真是可恨。說着已走到大殿的天井。忽然見殿上坐着一個女子。這兩個小尼便放下雨傘。笑嘻嘻的走上殿來。向小姐問道。這位施主。由那裡來的。今日遭雨了。鳳姑小姐見這两个小尼。說話倒十分客氣。當下也就起身答道。小師父請了。咱是要往河南虞城縣去的。不料走到此處。天忽落起雨來。沒奈何才到寶菴。權為最有。等雨住便行。遇見二位小師父。方便方便。轉向庵主。伏達一聲。明日自當多奉些香資。两个小尼說道。原來如此。施主且請坐一坐。待咱們稟師父。好預備素齋飯。待說着。仍由東角門轉身進去。不多一會。只見出來一个中年的尼姑。身材矮小。年約二十餘歲。那相貌倒生得十分縹緲。身穿一件月灰色的長衲。手裡拈着一串念佛珠。笑盈盈的走上殿來。先向小姐打了个稽首。一面哭說道。請問施主貴姓。尊府是那裡。今日是甚風吹得到此。小姐見他這樣客氣。也就站起身來回答道。不瞞師父說。咱

家姓林。原是河南人氏。因家父常在京都供職。所以後來移住京師。今日因彭大人征剿龍門山賊。咱奉家母之命。欲往行營一走。尋覓家兄。不料行經寶庵。天忽下雨。故此前來打攬。深為抱歉。不知師父上下是怎样稱呼。適才兩位小師父究竟是師父的何人。尚乞指示明白。此時鳳姑小姐本是無意順口的説。以為表面上可遮掩耳目。那知這番話却惹起一段風波出來。險些兒送了性命。列位試看下文。自然明白。當時這尼僧听小姐一番說項。隨即笑嘻嘻的問道。照此說來。原來是林家小姐失敬失敬。那彭大人可是欽命平南大元帥。彭朋麼。小姐回道。正是正是。那尼僧又施了一禮。連忙說道。貧僧有眼無珠。多多得罪。還求小姐寬恕。說着便吩咐徒弟趕緊預備素齋。替林家小姐洗塵。那兩個小尼應聲而去。林小姐又謙遜了一番。二人復行坐下。這時那尼僧才說道。貧僧法名智惠。自幼在準提庵出家。家師早已去世。還有一個師兄。名喚悟緣。現因外出募緣。至今未回。適才就是兩個小徒。請問小姐。此處乃是往川中的大路。若往虞城縣已走錯了路頭。況且這雨暫時也未必就住。不如小姐權在敝庵歇息一宵。明日清晨待雨住了。貧僧當親自相送。指引小姐上那虞城縣的大路。免得再有錯誤。只是小庵粗茶淡飯。不成待客之理。甚覺不恭。還望小姐包涵一二才好。此刻林小姐見他一片至誠說話。又十分客氣。總當他是一點真心。那裡知他的用意。更因天雨紛紛不止。自己已情知不能再走。只好權住一宵。等到明日住雨再說。心裡打定主意。當即道謝一聲。多勞師父費神。感激不盡。詰猶未了。就見那兩個小尼出來。招呼素齋已備齊了。智惠僧行在前引路。小姐隨後跟着。進了角門。向左首轉灣。到了一座客堂。見裡面收拾的甚是齊整。牆上掛的多是名人字畫。門上有一副對聯。寫的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當中又有兩幅長條。上聯是鐘聲聽鳥語。下聯是檀氣壓花香。迎面有一張紅木几。油漆得亮晶晶的。那一應的擺式。全是貴重的物品。林小姐看在眼裡。不覺暗暗點頭。心想這班尼僧雖是佛門子弟。倒覺六根清靜。自在逍遙。真算是無慮無憂。却比咱們在家人快活的許多。想我輩雖有這身武藝。日後還不知怎樣結果。想來真是可歎。小姐此時正在悲感。陡見那兩個小尼。又笑嘻嘻的走來。正是

一片至誠虔拜禱。

幾聲笑語善周旋。

畢竟林小姐後來怎樣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痴心女妄思酬報

惡尼僧假獻殷勤

詩曰 運籌決策勝疆場 耀武揚威各一方

知使人民罹劫數

天災兵禍共遭殃

話說林小姐正在悲感。忽見兩個小尼又笑嘻嘻的走來。兩人齊說道：咱們師父請施主就去用齋。現在禪房裡等候呢。小姐連連稱謝。立刻站起身來。跟着兩個小尼來到禪房。果見裡面一桌素齋擺得齊齊整整。智惠慌忙起身迎接。就請小姐坐了上首座位。自己在下首相陪。席間又談論良久。須臾用過了齋。歇息一會。智惠便吩咐徒弟在佛堂後面打掃一間靜室。把床帳被褥鋪設齊整了。林小姐今日一路辛苦。好讓他早點養歇。養歇。小姐此時見智惠這樣殷勤。心裡倒覺過意不去。當時站起身來。跟着智惠出了客堂。由西首轉了兩個灣子。便是佛堂。小姐留神看那佛堂裡面。并無一樣陳設。中間掛了一軸如來佛像。在佛像當中一根樑上懸了一個大八卦。兩邊壁上掛了几件僧衣。這僧衣肩上也都是綉的八卦。全是用白絨嵌的。小姐并不在意。走過佛堂後面。又到了一間靜室。裡面寢在鋪設得整齊。有那些床帳被褥。全是簇簇新新。智惠把小姐送到裡面。說了一聲。小姐行路勞神。請早點安歇罷。等到晚來再請小姐用便齋。貧僧此刻要做晚課。恕不奉陪了。林小姐說道：蒙師父盛情已是叨擾不當。怎麼還要師父陪坐呢。就此請自便罷。說畢。智惠就告辭出去。林小姐真是辛苦狠了。再加一夜不曾睡覺。此時見智惠已走。便向床上一躺。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天色已晚。見兩個小尼送進茶湯面水。不一時。又把素齋端進來。說是咱師父說的。小姐剛才睡醒。怕的外面有寒氣。叫咱們把素齋送進來。請小姐乘熱用罷。林小姐心裡好生感激。不料這智惠如此多情。照應得這樣週到。咱明日倒要重重的酬謝于他。方是正理。這兩個小尼說罷。退出房去。小姐獨自一人。坐在這靜室裡面。胡亂吃了些素齋。見外面雨已住了。他已是睡了半天。此時自然精神抖擻。自己把外面衣服脫下來。重行結束了一番。原來他出門的時候。正值三更之際。他裡面穿了一身夜行衣。靠把寶劍掛在脇下。以便夜間行路。另外却帶了一件外蓋衣服。等到天光大亮。就把外蓋的衣服穿好。夜間行路之時。仍然脫下。這是他簡便的方法。免得一個單身的女子。穿着武裝。碍人耳目。又恐路上遇着歹人。倘然動起武來。這便衣又有許多的妨礙。因此才這樣辦。

法算計也還不差。所以在這準提庵半天。智惠全他周旋了偌大的功夫。只知他是个文弱的小姐。那裡曉得。他是个轟轟烈烈的女中丈夫。有這一身驚人的武藝呢。閑詣休提。這時林小姐重行找禁停當。好了外蓋衣服。又把那寶劍抽出來。在這屋裡舞了一回。依舊插入劍鞘。偶然心中一動。想起日間走那佛堂經過。曾記那當中懸着一个八卦。壁上掛了几件不僧不道的衣服。肩上也都是繡的八卦。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咱那智惠的一番舉動。是在是出于至誠。並無什麼假意。不知他所說的一位師兄究竟如何。乘此夜靜無人。咱何不前去走走。順便探聽一個確寃。有何不可。主意想定。就將外面的衣服脫去。提了寶劍。飛身上屋。一路穿房越脊。好像那燕子穿簾一般。要想一點聲息。也沒有。就在這個當兒。陡听下面一陣猜拳行令的聲音。林小姐听得真切。心裡好生疑惑。便悄悄立住脚步。在那屋面上仔細一瞧。只見對面屋裡。擺了一桌酒筵。上首坐着一個大漢。相貌狠好。一嘴的烏黑鬍子。東邊坐着一個尼姑。年約三十以外。身穿一件月白僧衣。正全那漢子猜拳。十分高興。下首坐的便是日間見的那个智惠。林小姐看得明白。便輕輕的把身子伏住。暗想。幸虧咱此刻前來探聽。那知這賊尼竟不是好人。日間咱他那樣殷勤。真是萬想不到。俗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待咱來細細探聽一番。看他們究竟說些什麼。再作道理。想罷。便將身子伏着不動。這時就听上首坐的那漢子說道。這件事多虧智惠妹妹的巧計。把他穩住。但是咱們事不宜遲。須要趕緊把他結果才好。東邊的那个尼姑說道。師兄放心。今日智惠妹妹用這樣手段。他決料不到咱們的心意。即使他就曉得。諒他一個柔弱女子。還有什麼能為。待咱吃完了酒。這事算交給惠妹就是了。我且交代。這上首坐的不是別人。就是王天然的妻子。秦玉卿的表兄。聖手白猿羅春。他因在京師暗殺彭公家小。被韓秀麟桑兆榮二位英雄殺敗。心裡十分氣悶。這天偶然想起他的師妹智惠悟緣。現在隼提庵出家。手下功夫十足。所以連夜趕來。要請他兩個師妹。全往龍門山。好幫助一陣風燄虎出力。攻打虞城縣。併力抵制彭公。智惠悟緣見他師兄前來。彼此多年未會。心裡好不歡喜。當時就將羅春留在庵中。每天用盛席款待。不料這日天色未明。陡然天。上落起雨來。這三個賊人計較。只好再等一天。動身不遲。原來這準提庵極其富厚。那庵田倒有二百餘畝。

本是由明朝奉旨敕建下來。相傳的年代已是不少。後來這庵裡的住持圓寂了。就傳與一个徒弟。法名靜修。這靜修自幼出家。真是悽苦脩行。持齋把素。終日的念佛誦經。不出庵門一步。那十方施主。無一个不敬重于他。家家都情願來佈施。隨後靜修又出去募了几踏緣。才把這座準提庵修造的十分齊整。靜修到了六十歲上。才收智惠悟緣。這兩個徒弟。不到兩年。自己便活活的氣死了。正是。無意險遭人暗算。有心巧破賊機謀。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林鳳姑探破真情

悟緣尼逞凶鏖戰

詩曰

丈夫志四方行

習武修文氣若雲 洞燭時艱多積慮

爭教後世仰英名

話說智惠悟緣。本來全羅春是同師習藝。這兩個都是女賊出身。後因犯了重案。才投到這準提庵出家。那時康熙時代。白蓮教徒佈滿天下。羅春也是白蓮教友。只因官府拿辦甚緊。所以這班教徒暗中商議。從此就立了个暗號。每人在肩頭上綉個八卦。平時供奉的無非也是八卦。因此林小姐當時睄着此等情形。一時怎知底細。這天却因天雨。三下賊人本來想動身趕奔龍門山。怎奈被雨所阻。不能起程。因此三人都在一間密室裡猜拳行令。大家暢飲歡呼。却好林小姐也到這裡躲雨。那兩個小尼。向後通報。智惠問了情形。當時並不在意。自己急忙來到前殿。問了姓名。方才明白。當下故意的假獻殷勤。立刻來到後面。通知他們兩人。羅春一听。好不歡喜。因此又叫智惠。先把他安頓在靜室之中。三個人又到前面痛飲。羅春不住口的誇獎。智惠手段狠。好。不防林小姐在屋面上。一句句听得清楚。登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把寶劍一起。飛身躡進屋去。大喝一聲。認定賊人。就砍。那知躡到裡面。只听咯喳一聲响喨。這三個賊人忽然不知去向。連那一桌酒席。都不知搬到那裡去了。林小姐心中寔在詫異。方才咱分曉見這三個人在此吃酒。怎麼此時都不見了。難道他們全會土遁不成。再不然躲到後面去了。且待咱去尋找尋。想罷。即轉身出來。到了外面。四下尋找了一會。那裡見個人影兒。這時林小姐重行又進了佛堂。見那上面點了一張紅琉璃蓋。小姐留心睄那當中的八卦。見壁上掛的衣服。一件都沒有了。心裡好不氣悶。暗想這三個人。斷不會就這樣走了。莫非還有什麼賊人躲在那裡。他

們去約齊了。來全咱作對麼。咱又何惧之有。正在這裡發愣。就聽後面哎的一聲。似覺一股冷風真奔頂門而來。小姐本是個內行。曉得這一刀來得利害。定是一個好手。要躲閃也來不及。只得趕緊把身子往下一伏。兩隻手向地下一捺。用一个風捲落葉的架式。後腳連足了十二分氣力。就此一個掃堂腿。只听撲通一聲响。那後面的人倒也有點能為。就在小姐翻身的時候。他早已立起身。第二刀又很命的砍下。這時林小姐的寶劍向上一起。就听噃喇一聲。劍口碰着刀口。火星子亂冒。小姐這口寶劍。本是白雲姑留下的。能可斬釘截鐵如泥。照那來人的本領。也還不弱。只是這口刀。再不能全小姐的寶劍相碰。因此小姐要討着三分便宜。就在這個當兒。忽听對面大喊一聲。師妹不要心慌。咱來也。看官來的這人。正是聖手白猿羅春。那先前全小姐對敵的便是智惠的師兄悟緣。但這三個人本來都在密室裡吃酒。怎麼林小姐進去。就一個都不見了。此刻又從何處出來呢。這其中有个緣故。因為他們三人正在吃得高興之時。听那智惠說起彭公的情形。預備大家投奔龍門山的話。那時羅春就歡喜不盡。立刻站起身來。敬了智惠一杯酒。這個當兒。猛抬頭就瞧見對面屋上。有个人影子伏着。羅春本來慣走江湖。又是个著名大盜出身。焉有不明白的道理。早知廟裡來了奸細。只是猜不透其中共有几人。所以當時并不開聲。向他們打了个手勢。請教智惠悟緣。這兩個都是飛賊。自然伶俐不過。三個人就此點頭會意。依舊照常吃酒。內中止有羅春這副賊眼。最是利害。能在黑夜之中。不論迎面來了什麼東西。老遠的都能看得清楚。今日鳳姑小姐伏在屋面上。也是被他頭一个瞧見。況且羅春不但眼力甚好。就是那夜行的功夫。什麼穿蹦跳跳。也算頭等出色。所以他的渾號叫做聖手白猿。分明比他似猿猴一般。就是這個用意。話休煩絮。這時三個賊人既有了準備。那悟緣早把窓格上的機關。擰在手裡。但是他們却決計料不到是林鳳姑小姐。也想不到是彭公那裡的來源。總當是官衙裡派了什麼人前來私訪。後見這屋上的人。躡身進來。才曉得也是個行家。因是屋裡地方褊窄。施展不開。更兼三個人都是空手。一个總沒有兵器。因此悟緣眼尖手快。急忙就將機關一轉。登時咯喳一聲。連那桌子一齊轉入地窖裡面去了。隨後三人換了衣服。紮束停當。各自取了兵器。這才趕奔前面。三个賊人商議仍然。叫智惠悄悄到後面結果。林小

姐羅春便守住東邊角門。悟緣直奔後進佛堂。就見一個女子。正在那裡發愣。巧鳳姑小姐背着身子。又脫去外蓋的衣服。一時那裡辨得清楚。這惡尼看了一眼。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趕上來就是一刀。但是他這一刀在他們內行說起來。叫做獨劈華山。這手刀法最利害不過。若要換個旁人。萬萬讓不過去的。幸虧這位林小姐也是家傳的武藝。在從小時候就由他父親林大人建章替他練就銅筋鐵骨。又傳授他易經筋的神功。竟能水火不侵。刀槍不入。更有白雲姑傳授的本領。所以當時反把悟緣跌了一交。後來兩下鏖戰好久。林小姐才看出是這惡尼。悟緣也才曉得就是林小姐。各人心裡暗暗佩服。等到兩下兵器一碰。悟緣方知這口寶劍的利害。心裡便時刻留神處處存着退步。因此就讓了三分勁兒。林小姐明知他的意思。心下好生歡喜。才相後退。看看有些吃力。不能支持。正在心急着急。就聽外面羅春一聲大喊。提着一把鬼頭刀。直搶進來。正是兩次三番難得志。同心併力逞雄威。畢竟羅春趕到林小姐如何對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智惠尼無心殺徒弟

林鳳姑奮力鬪羣奸

詩曰 烈士忠邦能愛國

偉人匡局更憂時

稱雄倚勢終無用

使盡奸謀只自知

話說惡尼悟緣正全林鳳姑小姐。兩下大战漸漸的抵敵不住。忽听外面羅春大喊一聲。提着一把鬼頭刀。直搶進來。悟緣心中大喜。以為自己有了幫手。不覺抖擻精神。兩個人一前一後。便將林小姐緊緊裹住。那兩般兵器。真是雨點一般。處處直向小姐的致命奔來。絲毫不肯放鬆一步。這時林小姐力敵兩人。毫不惧怯。手中一口寶劍。上下翻舞。顧前顧後。顧左顧右。并無半點破綻。這一場惡戰。好不利害。不表他們三人在此鏖戰。再說那智惠惡尼到了後面靜室。先在門外立住脚步。側耳細聽。見裡面並沒什麼响動。智惠心裡打算。總當林小姐一路辛苦。此刻必然睡熟。自己便立定章程。就此把刀一擺。躡進房來。只見小姐躺在床上。果然正在酣睡。智惠好不歡喜。暗想咱不乘此下手。更待何時。忙把手中鋼刀一起。輕輕的來到床前。認定小姐肚腹上。就是一刀。那知這一刀砍下。但見林小姐依舊躺着。身子動也不動。智惠心時性起。接連的砍了几刀。還是如此。

這時惡尼才有點疑惑。再低下頭來。細細一看。方知床上躺着的并不是人。却是日間見林小姐穿的一件外衣。智惠心裡好生詫異。細想他一个柔弱女子。這裡的路徑又不熟悉。此刻夜靜更深。有何去處。難道咱們被他哨出破綻。竟自不辭而別逃走了麼。這事真真奇怪。智惠此時正在驚疑不定。就听外面脚步聲向。并且是女子走路的聲音。一步步的由外面進來。智惠心裡一想。大約是那女子剛才回來。幸虧咱不曾開口。咱諒他也不會遠去。自己一面打算。忙將身子向旁邊一閃。躲在房門背後。又把手中那口刀。高高的舉起。不到一刻功夫。听他已走到門口。智惠便出其不意。猛然的連肩帶臂。就是一刀。只听咯吱一聲。紅光迸現。鮮血直流。撲通屍首栽倒。智惠心中好不得意。雖是在黑暗之中。他却是熟路。隨時摸着。割下首級。直奔前面來尋羅春報信。剛才走進佛堂。就聽裡面咷叮唧噃。有許多兵器的聲音。智惠心裡一動。暗想這定是那屋上的人。全師兄們動起手來。咱何不先在暗中助他們一臂之力。然後再幫他們殺敵。豈不甚妙。這惡尼定了主意。就將一顆人頭。提在手裡。先在遠遠的站着。果然見兩個師兄。一前一後的正圍着那人殺在一團。智惠不敢怠慢。認定是當中的一个。大喊一聲。那對過的小子。休要逞強。看本師的寶貝來了。說着。就將手裡的人頭迎面攢去。這時林小姐正殺得性起。陡聽對面一聲喊叫。接着又見一件東西。直攢進來。也不知他是什麼寶貝。自己又沒這空兒躲閃。只得看準了來的這宗物件。順手就是一劍砍去。偏偏事有湊巧。這一劍不歪不斜。居然就砍個正著。登時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齊整整的由當中劈成兩半。那智惠也就跟着。搶進來舉力就砍。再仔細一瞧。才見當中的那人。正是日間躲雨的那位林小姐。此時智惠唬得倒退了几步。嘴裡直噏有鬼了。有鬼了。這兩個賊人。被他一聲喊嚷。也不知什麼緣故。不由的个个心裡慌亂起來。手裡刀法漸漸鬆懈。說時遲。那時快。林小姐便乘着這個當兒。就勢趕上去一劍。早把悟緣右手大拇指削去。只听當啷一聲响亮。那口刀已拋得老遠。當時悟緣疼痛難禁。鮮血直流。自己明知不能抵敵。就此双脚一起。乘勢跳出圈子外面。這邊羅春見悟緣已經受傷。曉得事情不妙。心裏早有些暗暗吃驚。那裡還敢戀戰。只得虛砍一刀。轉身就走。林小姐也不追趕。只把身子立定。睄着賊人逃往那裡去。再看那個智惠。已是不知下落。原來智惠先到後

面靜室的時候。林小姐已到了佛堂。他那件外蓋的衣服。本來是脫在床上的。猛然一看。那裡在意。確係像個人躺着。更因房裡不曾點燈。智惠的心裡也決不料林小姐已經出去。及至砍了几刀。方才明白。偏偏此時又有个徒弟進來。這本是智惠預先吩咐他的。叫他時刻留心。一會兒須進來。悄悄設有什麼動靜。好到前面去報信。所以這個小尼。因師父這樣叮囑。自然不敢大意。此刻听房裡沒甚响動。也不知那林小姐究竟是否睡着。因此特地進來探望。探望表面上獻的殷勤。其實內裡是處處防備的意思。這也算空極湊巧。大約這兩個賊尼惡貫滿盈。也是這小尼應該絕命。所以不知不覺才叫他心地糊塗。那時智惠聽得脚步聲響。總當是林小姐進來。悄悄的躲在房門背後。出其不意。竟把他一刀殺死。因為黑暗之中。更加辨不清楚。可憐這小尼白白的送了一命。真是到枉死城裡。都沒處伸冤。直到把他的首級割下來。提到前面。當做兵器。打入後首才全。林小姐對面。智惠認為鬼。分明方才已被咱殺死。為什麼此刻又會在這裡廝殺起來。所以心裡十分驚詫。忍不住連喊有鬼。就此一溜烟的躲到那間密室裡去了。過了一會。又見他兩個師兄一齊到來。智惠細問情由。才曉得悞把徒弟殺死。請教智惠此時如何不氣。當下三人又密密商議。因為悟緣已經受傷。不能再戰。便叫他坐在靜室裡等候。羅春就全智惠重行戒禁停當。各人提了一口鋼刀。羅春依舊守住角門。防備敵人逃走。這裡智惠抖擻精神。獨自一人。直向後面佛堂而來。此時林鳳娘小姐明知三個賊人都在那密室裡藏躲。自己心裡暗暗打算。預備休息一會。再去尋他們算賬。大約這几名賊寇。諒來總不能飛上天去。咱今日既已到此。定要把他們尋到。殺個盡絕。方罷手。因此立定心意。就在佛堂裡一個蒲團上坐下。藉此休養精神。看官。你道林小姐雖是這般打算。要曉得這三個賊人的本領。也還不弱。內中第一要算智惠的手段。他也有易筋經的神功。練就的刀槍不入。方才因他自己疑神見鬼。不曾全林小姐父手。即便退去。羅春悟緣也被他一頓慌亂。兩个人都吃了虧。所以林小姐就此得了个十尺便宜。正是禍到臨頭方悔恨。事非經過不知。

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林小姐大战智惠

桑義士細探根由

詩曰 人世滄桑几變遷

貧居守分自安然

問君何事徒爭執

雪擁闌關馬不前

話說林小姐在後面佛堂。正在靜坐養神。陡見對面躡進一個人來。手執一口鋼刀。好似旋風一般。身子十分靈便。此時鳳姑小姐心裡倒唬了一跳。再仔細凝神。才認得來人就是那惡尼智惠。小姐登時心中大怒。暗想這惡尼好生可惡。若非咱自己小心。險些兒性命喪在他手。難得他自來送死。怎好把他輕輕的放過。須叫他知道咱的利害。想罷。就此立定身軀。又將手中寶劍一起。大喝一聲。賤尼看劍。那智惠不慌不忙。見小姐一劍砍來。乘勢身子一偏。先把這一劍讓過。林小姐就想跟着第二劍砍來。這惡尼果然利害。那裡再肯容他還手。只見他鋼刀一起。身子朝下一彎。刀口向上。刀背向下。就從小姐左脣上直刺進來。小姐見他來勢凶猛。曉得這手刀法。定是高人傳授。就知這惡尼本領非常。自己也就不敢怠慢。把寶劍先向左邊一掠。又向後倒退了幾步。才算讓過這一刀。心裡不免充禿的亂跳。因想這惡尼的刀法。狠是不錯。萬萬不可全他戀戰。咱何不再使一路。看他如何。小姐正在心裡打算。那知這惡尼格外乖巧。由此一刀緊是一刀。半點不肯放鬆。轉眼功夫。又換了一路花刀法。使到末了。簡直似一座刀山。直壓下來。連那智惠的影子都看不清楚。小姐只顧遮擋架格。躲閃避讓。自己已累得香汗直流。氣喘吁吁。漸漸的支持不住。好不容易等他一路刀法使完。小姐方開了門路。這才一着着的還手。重行大戰起來。若論林小姐這路劍法。要換個旁人。也未必能抵敵得住。怎奈這惡尼本領高強。不但全不費力。而且他身體靈便。穿蹦跳矯捷如猿。不到一會功夫。林小姐的一路劍法已經使完。末了一劍。正砍在智惠的左膀之上。只見他有意反向上一迎。就听嗆啷一聲。火星子亂迸。好似砍在那鐵柱子上一般。几乎把小姐的虎口都要震開了。再看那智惠的膀子。並不曾傷動分毫。這時林小姐真是吃驚不小。暗想世間上的人。那有這樣的結實皮肉。難道比鋼鐵還硬嗎。就在這個當兒。猛听得對面接連大喊兩聲。賤尼休得逞強。咱桑兆榮韓秀麟在此。還不快來納命。更待何時。這聲未了。就見兩口寶劍白光閃閃。直向智惠砍來。書中交代。上次桑兆榮韓秀麟二位英雄。殺敗了。就困了塵雨。两个賊充救了彭公家小一家。安然無恙。當時彭夫人特備盛宴款待。又令二位公子相陪。一面又寫了家信。就托桑韓兩人带回大營。好叫彭

公放心。到了次日一早，彭夫人即派家丁先到朝房報信。當有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文淵閣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及一班軍機大臣立刻轉奏天子。可巧這夜宮中又失了玉杯。康熙爺得着此信，自然更吃驚不小。隨即傳旨着兵部衙門發出海捕公文，通緝要犯。一面另派侍衛保護彭公家屬。那時聖手白猿羅春曉得京師附近地方不能立足，悄悄動身，連夜趕到準提庵來。約兩個師妹全到龍門山大寨入夥。其餘劉慶吳通等一班賊寇，以及秦王卿殷家姊妹等人都全羅春約好。帶了玉杯一齊全奔龍門山，幫助殷虎效力。抵制彭公。後來桑韓二位英雄打听得一班賊人都已不在京師。這才稟明彭夫人。星夜離了京城飛奔大營趕來。該應合當湊巧。二位英雄全不知路徑。這天因在路上問人才曉得走錯了路程。連忙轉身又向回頭走來。偏偏這日又因天雨。上路遲了。直走到天有二鼓的時候。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正由這準提庵經過。隱約間就聽裡頭有叮叮噹噹刀劍的聲音。桑兆榮心裡就是一愕。暗想這裡分明是一座廟宇。怎麼裡面會操演起兵器來呢？難道這座廟宇又是什麼強盜窩巢不成？無如黑夜之間。那廟門上的匾額又看不清楚。怎知道什麼寺院？只得悄悄的招呼韓秀麟。兩個人就將身子一晃。跳進圍牆。穿過去就到大殿。但見正當中點了一盞佛燈。拜墊子上。又坐着一个小和尚。正在那裡打盹。桑兆榮便趕上前去。就用寶劍在他頸項裡一按。那小和尚猛然跳將起來。連忙倒身向下一跪。嘴裡直喊師父饒命。二位英雄見此光景。心裡又好笑又好氣。也不知他是什麼用意。幸虧上面有盞佛燈。再一細瞧才認出是個小尼。原來這小尼就是智惠的徒弟。他們本是師弟兄。兩人一先一後走的。因為這小尼起先見他師兄無緣無故被師父殺掉。入把首級割去。早嚇得魂飛魄散。深怕自己再被師父殺死。因此一溜烟的跑到大殿底下發抖。其實是裏面只顧打仗。並不曾理料着他。後來這小尼聽裡頭並無什麼動靜。到底他歲數還小。免不了孩子氣。他便走出來。坐在那拜墊子上。呼呼的打起盹來。此刻陡然頸項裡有件冷颼颼的東西。心裡又當着師父來殺他。馬有不驚慌的道理。所以口中亂喊師父饒命。甚是就是這般隱情。外人那裡知道。話休煩絮。當下二位英雄見是一個小尼。心裡更有些驚疑不定。桑兆榮這才低低問道：「咱不殺你。你且把寔話細細說來。究竟此地是什麼廟宇？裡面是那個操演」